

光影樹下

市區重建局轄下的保育活化項目——茂蘿街七號（M7）迎來百年紀念及新的發展方向，在M7的休憩空間設置《光影樹下 願望成真》光影裝置。這一棵約四點五米高的「許願樹」，以光影互動形式呈現，結合科技元素，成為首棵屹立于市區的互動光影許願樹。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絕響留人間

孟小冬天賦極高，梨園世家，四歲就隨父吊嗓練功，九歲就拜師，學的就是老生，因為孟小冬一上戲，扮相俊美又不帶女相，嗓音是一般女老生難及的寬厚沉穩。十三歲再拜高師，一九二五年從上海唱到北京，戲碼也高大大



閒話煙雨
白頭翁

上，是百餘年來傳唱不衰的《四郎探母》，當年在北平京劇舞台上可謂群英薈萃，百花齊放，正是中國京劇的黃金時代。梅、尚、程、荀四大名旦正紅，余叔岩、言菊朋、高慶奎、馬連良四大鬚生正值盛年，而年僅十七歲的孟小冬竟在北京京劇界一炮而紅，足見其天資、功夫、技藝。孟小冬再演《四郎探母》，已非昨天，更非上海，亦非之前的搭檔。這次登台與孟小冬配戲的是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男女主角正是由他們反相出演，生旦合作，孟小冬扮男主角楊四郎，梅蘭芳扮女主角遼國公主。梅孟雙佳，許多戲迷深深為之傾倒。

戲裏戲外，古今中外皆有因戲得情。就「冬皇」而言，自《四郎探母》始，孟小冬與梅蘭芳糾纏的情情愛愛，恩恩怨怨也成為戲外之戲。

經過一段苦悶之後，六年閉門謝客，吃素念佛，後隨廣大戲迷之邀，孟小冬也應自己多年的夙願，拜余叔岩為師。一九三八年十月，孟小冬與李少春一起正式給余叔岩磕頭，得以立雪余門。孟小冬也是余叔岩關門弟子，唯一一位女弟子。余叔岩教徒弟從來就是點到為止，懂不懂、會不會、練不練、行不行，全在徒弟；其實余叔岩是穩坐中

軍帳，運籌帷幄，徒弟的所作所為皆在心中，如掌上觀紋。

在入師五年間，孟小冬每晚八時準到余叔岩的「範秀軒」學戲，風雨無阻，學戲那股認真勁兒沒人能比。余叔岩最看重他的徒弟李少春，常親力親為親教。

常常在旁邊「列席旁聽」的孟小冬一點不比李少春少下工夫，認真鑽研，認真體會，認真琢磨，像《戰太平》、《定軍山》這樣繁難的戲，都是師傅親教李少春時在旁邊學的。余叔岩漸漸感到，孟小冬的學戲不但有韌勁，更有一種靈氣。孟小冬不負自己，更不負師傅，終得余派衣鉢真傳。一九四三年，久病的余叔岩在北平故世。孟小冬極度痛苦，心灰意冷，為師心喪三年，謝絕舞台，隱居不出，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與程硯秋在廣播電台合作一齣《武家坡》。

孟小冬在台灣曾收過一位徒弟，徵得孟小冬同意，把她唱的十二齣余派名劇予以錄音，特供徒弟學習，那時孟小冬只在余叔岩最後一位琴師王瑞芝操琴之下才唱，這十二齣戲的錄音至今已十分珍貴。一九五一年，酷愛京劇，亦為「高票」的張大千自印度返香港，他專程去拜訪孟小冬，其間，便由王瑞芝操琴，孟小冬為大家演唱了余叔岩的名戲《武家坡》一段：「一馬離了西涼界……」在座的十餘人皆有無窮感慨湧上心頭……那是孟小冬最後一次當眾演唱，「冬皇」之聲至此絕矣……

（「打板就唱說京劇」之五，標題為編者加）



人生在線
木田

「無所事事」似乎是個貶義詞，通常跟「渾渾噩噩」、「吊兒郎當」、「四體不動」這類詞連在一起使用，但其實它的本意只是「閒着什麼事都不做」，不知是否人們太過上進，社會似已容不下「無所事事」四字。但「無所事事」並不像人們想像中那般容易做到。

疫情初期，人們雖說是因疫情被迫減少外出，待在家中，但最初想着「終於可以什麼都不做的好好休息一段時間」的人恐怕不在少數，但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原本幻想中的「休息」似乎變成了煎熬，人們焦慮，恐慌，「無所事事」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



如是我見
陳安

筆者《二十世紀的大提琴聲》一書去年出版了。在自序《我們的大提琴世紀》中寫道：「這些二十世紀作曲家都為世界音樂寶庫增添了優秀的大提琴曲，而中國的陳其鋼在二十世紀末創作的大提琴協奏曲《逝去的時光》，似乎是對二十世紀大提琴藝術史的回顧，與音樂愛好者們一起回憶，在二十世紀這個逝去的時光裏，大提琴給我們留下了多少美好的記憶。」

書中「世紀末新秀卡普松」一章內，我寫道：「卡普松對東方文化和中國作曲家的作品也有濃厚興趣，先後在中國、美國與中國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演奏陳其鋼的《逝去的時光》。」最近，我終於能通過視頻欣賞卡普松琴弦上的逝去的時光。馬友友是此曲的受贈者和首演者，可惜視頻未能提供其首演錄像。

戈蒂埃·卡普松(Gautier Capucon)是八〇後法國人，是二十世紀孕育出來的傑出的音樂天才。有音樂評論家這樣稱讚他：「我喜歡卡普松的琴音，時有高山流水的波瀾壯闊，時有兩打芭蕉的清澈晶瑩。他像一個青年詩人，胸懷一顆純粹的心，在和聽眾分享他對生命的愛，對音樂的愛。」聽他演奏《逝去的時光》，我有同樣的感覺：他閉着眼睛，深深地沉浸於樂曲之中，時而激速運弓，時而溫婉揉弦，時而又響脆撥弦，令人陶醉，令人感動。

對陳其鋼，我們通過北京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電影《歸來》插曲《跟着你到天邊》熟悉了他。我很愛唱《跟着你走到天邊》，這首根據任光的《漁光曲》改編的歌曲，既能使我們回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電影歌曲的諧美而淒清的旋律，又使我們今天能在歲月留下的路上詠唱誠摯而豁朗的情感。

然後是多部器樂作品：《京劇瞬間》、《五行》、《蝶戀花》、《悲喜同源》、《亂彈》、《戲如人生》等等，讓我們感受陳其鋼如何逐漸成長為一個具有高度創造才能、享譽世界樂壇的作曲家，作為法國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關門弟子，陳其鋼的作品體現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歐洲音樂構思的完美融合」（梅西安語）。

隨風行走

能力。

我們處在有史以來與他人聯繫最方便，最緊密的時期，打開手機和電腦能知道幾乎任何一個朋友的近況和世界各地的新聞，但在各種持續不斷湧來的信息的轟炸中，我們經常忘記要時不時放下手機和電腦「無所事事」一下。但十分遺憾的是，我們的大腦長時期受到各類刺激，已不會「放空」，它對身體發出的信號是，刺激不要停，越夜越興奮。

那麼當我們的眼睛每天不停在看，大腦感到刺激的時候，我們自在嗎？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個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不自覺中處在了一種十分詭異的「似乎很忙，又不知在忙些什麼」，「似乎休息了，但又很疲憊」的怪圈中。

最近我跟孩子們一起閱讀了一本名叫

《鼯鼠姐妹奇遇記》的繪本，說是「奇遇」，但都是些鼯鼠姐妹每天在做的事，她們出去玩，去游泳，漂流，看看小花，看看苔蘚，或者只是躺在大樹下「什麼事情都不做」。女兒問我：「她們就這麼躺着不無聊嗎？」我想了想回答說，她們不只是躺着，她們能倚着樹，能看天，能聞到花香，因此「從來沒有不好玩的時候」。雖然繪本中的世界十分童話，女兒長大後面對的社會大概率不會如此，但我依然想告訴她，因為內心不慌張，「無所事事」也可以變得十分自在、富足。

佩索阿在《我隨風行走》一詩中寫道，「我的生活總是這樣，我願意一直這樣，風把我推向哪裏，我就走到哪裏，而不讓自己思考。」我多希望推動你我的都是這風，而不是那虛擬世界中的隻言片語。

大提琴上逝去的時光

他認真學習、借鑒西方現代音樂，又不忘民族音樂傳統、華夏古曲，《逝去的時光》便是他創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轉折。中國古琴曲《梅花三弄》詠讚梅花不畏寒霜摧殘、迎風鬥雪的高潔性格，陳其鋼把此曲的泛音旋律作主題貫穿《逝去的時光》，用不同調性的音響交錯疊置，聽來耳目一新，蕩氣回腸，借用俗語來說，真是「非常中國又非常現代」。

逝去的時光，似乎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其實既是漫長的時間，又是遼闊的空間，可任由你想像的翅膀飛翔，去回味往昔的甘甜和苦澀，去回顧人生的艱辛和愉悅，去體會生命的堅韌和脆弱，你的童年，你的愛情，你的親友，你的事業，都可以隨着由管弦樂團演奏的溫情脈脈的大提琴聲湧現在你眼前，使你莞爾而笑，又使你潸然淚下。

陳其鋼對自己的創作要求是「真誠面對自我，真誠表達自我」，也就在《逝去的時光》注入了自己的真誠情感。我發現，二十世紀的大提琴家們大多虛心好學，渴求師表，步武前賢，又能在不忘恩師，滿懷感恩戴德之情。在《逝去的時光》裏，我就似乎聽聞到陳其鋼對導師梅西安的深切感激。他也不止一次在電視訪談節目中回憶梅西安對他的教導、提攜和襄助，這位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導師每次資助他的時候，毫無恩賜、憐憫之心，卻有惶愧、羞慚之感，常使他感動落淚。

王健也是《逝去的時光》的演奏者。這位從「神童」成長起來的大提琴藝術家，又怎能忘記自己的多位恩師？在那逝去的時光裏，有為他用舊木板製作大提琴去投考上海音樂學院附小的父親；有資助

他到美國深造的美籍華人林壽榮，這位古樂器收藏家還將一把製作於十七世紀初的意大利名琴贈送給他；還有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把他戴着紅領巾演奏的情景攝入紀錄片，又引薦他進入美國音樂界。

在逝去的時光裏，大提琴家們對兩位傑出的先輩的崇敬和愛戴從未消逝：一個是一代大提琴泰斗卡薩爾斯（一八七六至一九七三），另一個是二十世紀因他而成為「大提琴世紀」的羅斯特羅波維奇（一九二七至二〇〇七）。他們不僅琴藝高超，為大提琴演奏藝術開拓了嶄新的境界、廣闊的天地，而且以他們的勇氣和頑強為世人樹立了堅持真理、維護正義的榜樣。為反對獨裁者佛朗哥的統治，卡薩爾斯離開西班牙，在法國過了二十年流亡生活，與他的難民同胞們同仇敵愾，同甘共苦。在專制制度迫害下，羅斯特羅波維奇被迫離開蘇聯，在歐美流亡十六年，當了一個「音樂戰士」，一個「為音樂服役的步兵」（馬友友語）。

馬友友早已與卡薩爾斯、羅斯特羅波維奇成為二十世紀大提琴演奏藝術的三個里程碑，三座頂峰，而他對這兩位先輩的欽佩敬慕之情始終充溢於胸。當他演奏《逝去的時光》，我想，他自然會聯想起老前輩運弓揉弦的情景，並要求自己像卡薩爾斯那樣做一個「音樂雕刻家」，「把每一個樂句都雕刻出來，使每個音符都表現出重要意義」；要求自己像羅斯特羅波維奇一樣「永遠不要停止學習」，「到晚年還首演新的作品」。卡薩爾斯有句話，作為座右銘，馬友友永遠牢記在心：

「我愛他常說的那句話——他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是一個音樂家，第三才是大提琴家。」



▲大提琴協奏曲《逝去的時光》是著名作曲家陳其鋼（右）的代表作之一。
資料圖片

在父親離開我即將兩年之際，毫無懸念地又做夢了。夢境中，破天荒沒有哭泣，夢醒時卻又不覺淚流滿面。如果說悼亡是在日復一日的思念中日漸習慣失去，為什麼我總是沉湎於不能忘卻的記憶？

兩年中，幾度提筆意欲悼念，卻一再延宕，總是無法成文。在每一個特定的紀念日，在每一個夢見父親的日子，無盡的思念總是蔓延心頭，纏繞着哀傷的情緒，任往事歷歷在目，卻不知從何說起。斯人已逝，心中縱有萬語千言，又與誰人說？

一支筆似有千斤重。遙想當年，面對「我的爸爸」命題作文，以《老白馬王子》為題，洋洋灑灑一揮而就的大勇狀態，早已不知所終。作文中的父親，正值盛年，事業上意氣風發，生活中幽默風趣，不時以「白馬王子」戲謔自居，有着與眾不同的另類慈父風格，徹底顛覆傳統意義上的嚴父形象。那是作為童年忘年玩伴的父親，毛巾權當水袖，蠟燭人像扮作白蛇，父女二人一拍即合，上演一幕《白素貞永鎮雷峰塔》；那是

作為文學啟蒙老師的父親，不時引經據典，即興吟詩作對，父女二人隨問隨答，唐詩宋詞元曲信手拈來；那是作為生活堅實依靠的父親，物質上盡力滿足，精神上悉心呵護，父女二人全無代溝，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我有多麼懷念年富力強的父親，就有多麼痛惜風燭殘年的父親。那是長年照顧行動不便的母親，最終自己卻病倒不支的父親；那是不願增加女兒負擔，始終不肯移居香港甚至廣東的父親；那是即使病中依然操心，還想協助女兒收拾行囊的父親；那是縱然已經神志不清，仍舊堅持等待女兒回家的父親……

父親少年喪父，想必經歷了不少磨難。但他天性樂觀，胸懷豁達，一生慷慨助人，與人為善，結交了不少摯友。對於朋友和家人，他總是無條件地一味付出，從不計較回報。對於唯一的女兒，更是有求必應，甚至寵愛得幾近縱容溺愛。作為獨生子女，從父親身上，我從未感覺到一絲一毫重男輕女觀念。或許是為了彌補他自己欠缺的父愛，父

親加倍愛我護我，傾其所有為女兒撐起一片無雨晴空，築起一方避風港灣。

小時候，父親是我的天。長大了，父親是我的山。自從異地求學，少了朝夕相處的時光，卻愈發珍惜共處的每一分、每一秒。從天津到澳門再到香港，總是上演一幕幕父女版「十八相送」，山一程，水一程。一封封手寫家書，一次次長途電話，跨越萬水千山，聯繫父女親情。此時此刻，腦海中不覺再次浮現父親早起送機、貪黑接機的影像，無論寒暑，風雨無阻。每次接機，父親必定站在抵達口前眼光光地等待女兒歸來；每次送機，父親必定站在安檢口外眼濕濕地目送女兒離去。而今，無數次接送的場景，最終定格成父親暮色中日益佝僂的蹣跚背影，銘刻於心。

在父親剛剛離世的那段日子，我幾乎每晚都會發夢。無論是真實情節的再現，還是虛幻夢境的臆想，無不與父親有關。醒來悵然若失，原來不過南柯一夢，只願長夢不願醒。後來，日漸少夢，但每當想起父親，總

不覺五臟鬱結，總不免淚盈於睫。清明時節，父親如約入夢。淒風苦雨之中，恍若觸及傷口舊患，尤感喪親之痛，魂魄欲斷，不禁嗟嘆哀思何所寄，且付清明中。父親節的凌晨時分，父親又再度入夢。這一次，恍若置身現實世界。父親臨終前持續高燒不退，夢境中，我抱着父親虛弱發燙的身體，痛徹心扉卻又無能為力，不覺淚如雨下，終於在慟哭中驚醒。長夜漫漫，黑暗中內心惶惶無依孤女，再也無法入眠。

今生今世，父女緣分也唯有夢中再續了。父親的忌日在冬至節和平安夜之間，於是闔家團圓的願望變成心頭無法彌補的缺憾，聖誕喜樂的氣氛恐怕再也無法感染一星半點的笑容與歡顏。自此以後，每一座與父親同名的建築，每一個與父親相似的背影，每一段與父親有關的往事……都化作睹物思人的傷感瞬間，世芒在背，如誰在作。

父親走了，世上再無最寵愛我的人。但願，天堂沒有病痛。但願，來生再續父女緣。

寄往天國的家書

東西西就
沈言

